

从商栈到边境海关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这种延续性值得开宗明义地指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下。巴塞尔历来是货物在上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口之间往来途中被清点、称重和征税的地方。中世纪的 *Kaufhaus*（商栈）集仓库、海关和市场监督于一栋建筑之内，其官员与商人彼此熟识。1848 年联邦国家接管海关后，这座城市失去了这笔收入，却保留了这一职能，因为火车站以及后来的莱茵港成为瑞士自北方进口货物的主要入境口岸。C 部分曾将巴塞尔的货运代理行描述为远方商人的代理人，这些商行后来转型为报关行，其在关税归类和程序方面的专长在整个二十世纪始终是当地的一大特色。¹

拿破仑时期的走私也属于同一段历史。在大陆封锁体系期间，拿破仑禁止英国货物进入法国控制的地区，巴塞尔由此成为跨越法国边境的走私贸易中心。即便是 1810 年没收并焚毁查获货物的法国海关官员，也无法遏止这种利润过于丰厚、难以压制的贸易。C 部分从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制裁造成价格差异，价格差异又使规避有利可图，从而使边境城市自然成为规避活动的中心。当今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制度面临的恰恰是这一问题。其执行由海关官员负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站在 1810 年那些 *douaniers*（海关官员）的位置上，只不过手中拿的不是火枪，而是风险分析软件。

2

从商栈到边境海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增添了一层。交战各方强加于瑞士贸易的监督机构——协约国一方的 *Société Suisse de Surveillance Économique*（瑞士经济监督协会）和同盟国一方的 *Schweizerische Treuhandstelle*（瑞士信托办事处）——要求瑞士进口商保证货物不会再出口给敌方。D 部分将这些机构描述为最终用途管制的早期形式。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是瑞士国家经济事务秘书处（SECO）对两用物项所要求的最终用途证明，以及欧盟（EU）自 2024 年起在某些合同中强制要求的“不得再出口至俄罗斯”条款。因此，在巴塞尔，一个中立的贸易枢纽必须向其较大的邻国证明自己并非规避渠道，这一观念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³

1 注释

1. 关于 Kaufhaus 和州海关，参见 A 部分；关于佣金和货运代理业务，参见 C 部分第三章；关于巴塞尔作为联邦海关站，参见《瑞士历史辞典》（HLS）“Zölle”词条。有待核实。
2. 关于大陆封锁体系（1806 年 11 月 21 日《柏林敕令》、1807 年 12 月 17 日《米兰敕令》）、1810 年特里亚农关税以及经由巴塞尔的走私，参见 HLS“Kontinentalsperre”词条以及 C 部分第一章。有待核实。
3. 关于瑞士经济监督协会（SSS，1915 年）和信托办事处，参见 HLS“Société Suisse de Surveillance Economique”和“Treuhandstelle”词条，以及 D 部分第一章。关于合同中的“不得再出口至俄罗斯”条款，参见经修订的欧盟理事会第 833/2014 号条例（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833/2014）第 12g 条。有待核实。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from-the-kaufhaus-to-the-border-office